

清宫藏传佛教嘎布拉法器初探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Tibetan Buddhist Ritual Implements the Kapala Staff in the Qing Imperial Palace

李中路

Li Zhonglu

内容提要：

“嘎布拉”为梵文 kapala 音译，意思为颅器。它是用人头盖骨制成的法器，故称“嘎布拉法器”。“嘎布拉”既是无上瑜伽部诸神手持法器，也是诸神的标识。根据器形，嘎布拉法器可分为嘎布拉碗、嘎布拉鼓、嘎布拉念珠等。其中嘎布拉碗和嘎布拉鼓是藏传佛教密宗修行仪轨中最为常用的法器，亦作为供器和乐器。清代推崇藏传佛教，于宫苑广建寺庙，使得宫中保留下近万件藏传佛教各式法器，而嘎布拉法器便是其中的一个种类。目前，仅北京故宫收藏的嘎布拉碗、嘎布拉鼓等法器就有三十余件，它们曾供奉于清宫佛堂，曾用于宫廷佛教密宗法事。本文将以现存的嘎布拉法器为实物依据，结合清代史料、档案等，对清宫嘎布拉法器的来源、形制、加工、佛堂供奉等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

嘎布拉碗 嘎布拉鼓 嘎布拉念珠 密宗法器

ABSTRACT:

Kapala (“skull-cup” in Sanskrit) is a ritual implement made of human cranium. It is not only the hand-hold ritual implement of deities of the Anuttarayoga Tantra but also the symbol of all the deities in Tibetan Buddhism. Categorized by form, kapala consists of kapala bowl, kapala drum, and kapala rosary. The bowl and the drum are most common implements in the Vajrayana rituals, and offering vessel and musical instrument respectively. In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as the Tibetan Buddhism was adopted by the imperial family as the state religion, sanctuaries and shrines were built in large numbers in the imperial palaces and resorts, thanks to which nearly ten thousand ritual implements used to be kept in the imperial religious venues have survived. The kapala implements account for one of the categories. Currently the Palace Museum along (the former Qing imperial palace in Beijing) boasts nearly ten pieces of kapala bowls and drums, which used to be either offered in the imperial sanctuaries or employed in the Vajrayana rituals. The essay, focusing on the extant kapala implements and based on related historical documents, discusses their provenances, forms, fashioning, and employment in Buddhist shrines.

KEY WORDS:

kapala bowl, kapala drum, kapala rosary, vajrayana ritual implement

一 嘎布拉碗的起源

关于嘎布拉碗的起源，清乾隆皇帝曾对其进行过考证，他在《御制文三集》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我闻在昔，佛月光明，以头施檀，普度众生。左旃檀涂，右利乃割，于此二人，不分别拨。五印三藏，古德多有，用是义例，自施其首。十方十色，一以化之，同凡悲仰，共圣慈悲，是真供养。无供养者，作赞饶舌，波罗般若。”¹文中提到的“月光明佛”，被认为是释迦牟尼成佛前，无数个前世中的一个。乾隆御制文中的这段文字大意是：月光明佛生性乐善好施，悲悯众生，最后将自己的头也施舍出去了。于是，印度和西藏的高僧大德纷纷效仿沿用此例，愿死后将自己的头颅施舍出来，作为法器或供器使用。

乾隆皇帝的这则考证，出自于《贤愚经》卷六和《经律异相二十五·月光王头施缘品》中，且内容基本一致。按《经律异相》记载：印度波罗奈国王大光明（月光明），心慈一切，不逆人意，美名远播，众心向往。由此招来一个小国国王之嫉妒，他跋山涉水来到波罗奈国请求施舍。大光明王热情款待，表示愿尽自己所有满足对方的要求。谁知这个小国国王竟心存歹意，恶毒地提出要大光明王的头！大光明王为了自己的信仰与诚信，不顾王后、王子、众臣乃至天神的苦劝，坦然地割下自己的脑袋。这种舍生取义的气概，传为佛史中的千古佳话。

纵观整个佛教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嘎布拉”作为法器出现和使用并非偶然。它是伴随着佛教的发展进程而出现的。自公元5世纪，在印度佛教中逐渐出现神秘化、仪轨化。当时印度教²中流行的秘密修行与念咒施法，对佛教中的这种神秘化趋势，起到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并且为越来越多的佛教秘密修行者所接受。在印度教修行中，许多使用的“法器”，也被佛教神秘修行者借鉴过来进行秘密修行。嘎布拉法器应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吸纳引进佛教中的。而这种秘密修行方式则演化为佛教密宗。例如早期印度婆罗门教、湿婆教等，均有手持嘎布拉法器之造像。后来印度佛教中的密宗修行者，也将“嘎布拉”作为佛教密宗修行的重要法器。

自唐代佛教传入西藏，逐渐发展成为藏传佛教。随着印度密教的北传西藏，在与西藏佛教相融合时，又吸收了西藏当地苯教及天葬中的一些习俗内容，遂形成了西藏地区特有的藏传佛教密宗。而嘎布拉碗、嘎布拉鼓等法器，也就成为了藏传佛教密宗修行的重要法器。

藏传佛教自元代传入蒙古及中原地区后，受到元皇室信奉，尊萨迦派僧人八思巴为帝师。藏传佛教也由此成为皇室的精神支柱。宫中常常举办秘密修习，或是演习咒术，或是以供奉形象狰狞神祇为主的各种密宗法事活动。按王家鹏《嘎布拉法器与乾隆皇帝的藏传佛教信仰》一文记：“元代宫廷中经常举行藏传佛教法事，一年达数百次，且名目繁多。”该文还对《释老传》中记载的法事活动进行了统计，其法事名目有：镇雷阿蓝纳西、华言庆赞、亦思满蓝、华言药师坛、坐静、鲁朝、华言狮子吼道场、黑牙蛮答哥、华言黑狱帝主、镇雷坐静、吃喇察坐静，华言秘密坐静等多达二十七项。而法事中许多是密宗祭祀活动，少不了使用大量嘎

¹ 《御制文三集》卷十六，《古嘎布拉供碗赞》。

² 这里是对印度婆罗门教、湿婆教等教的泛指。

布拉法器¹。这也印证了吴世昌先生在《密宗塑像说略》文中所述：“元大内并有金银铸像，以千百计，明嘉靖十五年为大学士夏言奏毁。这类佛像大都狰狞可怖，漆人颇为餐具，贯骷髅作腰带，或抱，或踏，或既抱且踏裸女像。佛前有时以人心肝作供，有时以人血点佛唇（见《心史》），或塑佛啖生人像。佛座的铺荐亦人皮……”²的内容。

明代藏传佛教在宫廷中的影响仍然很大。永乐、成化、正德等皇帝非常崇奉藏传佛教。据《京师城坊志稿》记载，按明成化二十一年京师三大寺³统计：共有“番僧千余，法王七人，国师、禅师多至数十人。”⁴特别是正德皇帝，他曾身着僧衣，自称大庆法王，亲自演法内场；在宫中造佛寺、广贮佛骨、佛头、佛牙。据《世宗实录》记载：“十五年五月十一日，毁禁中大善佛殿，内有金银佛像并金银函、贮佛骨、佛头、佛牙等物，上既敕廷臣议撤佛殿，既其地建皇太后宫，（后从部议）复燔佛骨于通衢，毁金银像一百六十九座，头牙佛骨等凡万三千余斤。”⁵

元明时期，皇宫及京师诸寺院频繁举办密宗法事活动，对嘎布拉类的法器使用产生极大需求。受需求以及利益驱使，也就引发了多起盗掘坟墓，取人尸骨做法器事件⁶。

清代藏传佛教同样影响到宫廷。康熙三十六年即委派专人，负责管理宫内中正殿喇嘛念经与造办佛像事务⁷。到了乾隆年间，宫廷藏传佛教活动达到高峰。乾隆耗巨资在皇宫御苑内广建藏传佛堂、造办诸多佛像和法器，其规模数量大大超出明代。清政府虽然以“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为国策，以共同的佛教信仰赢得他们的拥戴。而乾隆皇帝在内宫禁地建佛堂，没有必要在自己寝居作安抚蒙藏的政治姿态。这恰恰说明，内宫佛堂才是真实反映他对藏传佛教信仰的实况。正如他自己所言：

“朕自乾隆八年以后，即诵习蒙古、及西番字经典，于今五十余年，几余究心讨论，深识真詮，况本朝之维系黄教原因众蒙古素所皈依，用示尊崇，为从宜从俗之计，初非为元人佞佛优礼喇嘛，至有詈骂者割舌，殴打者断手之事。”⁸

乾隆帝还曾在内宫佛堂修习密法与灌顶，其过程是密不示人的。至今只在藏文《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为文殊大皇帝宣讲佛法”一章中有较详细描述。《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作者土观·洛桑却吉尼玛（1737～1801）是章嘉国师的亲传弟子，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他奉召进京，在北京任掌印喇嘛、御前常侍禅师等职，

1 参见王家鹏：《噶布拉法器与乾隆皇帝的藏传佛教信仰》，《故宫博物院八十年华诞暨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68页，紫禁城出版社。

2 吴世昌著，吴令华编：《文史杂谈》第173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

3 三大寺：大慈恩寺、大隆善护国寺、大能仁寺。

4 《京师城坊志稿》第119页。

5 《世宗实录》卷一八七，第3957页，嘉靖十五年四月乙丑。参阅杨启樵：《明清皇室与方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6 元明时期，曾发生过多起盗掘坟墓案。据《钦定四库全书·经部·读礼通考》卷九十二记载，《乾学案》：元世祖时，江南浮屠总摄杨琏真伽方怙势淫虐，贼其徒嗣，古妙高上言；前宋会稽诸陵寝当毁。是时丞相桑哥擅政，即可其奏，真伽遂悉掘徽宗以下十余陵，攫取金玉珍宝无遗，已乃尽哀诸帝后骸骨，建白塔于杭之故宫，名曰镇南，以示镇压，又截理宗颅骨为饮器。真伽败，其资皆籍于官，饮器亦入宣政院，以赐所谓帝师者。至明太祖时，危素在翰林宴见，备言始末于上，上叹息良久，谓素曰：宋主初无大失德，元与宋亦无世仇，既取其国，何乃纵奸人肆恶若此邪？特遣主事谷秉义，至北平购访颅骨所在。得诸西僧汝纳所，谕有司厝于高坐寺之西北，其明年绍兴以永穆陵图来献，遂敕葬故陵。另在《明实录藏族史料》第789页也有：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戊子（1486年1月16日），“京城外有军民叶圪、靳鸾等发人墓，取骷髅及顶骨，以为葛巴刺碗并数珠，假以为西番所产，乘时市利，愚民竞趋之，所发墓甚众。至是，缉事者闻于朝，番僧尝买以进者皆遁去，获圪等送刑部鞠治，得其党，俱坐罪如律。上曰：“律载发墓其罪皆死，况此辈取人骷髅，市于左道以邀厚利，其视支解之罪相去几何，其即诛之。锦衣卫仍严加缉捕。”

7 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卷886。

8 《高宗实录》一四二七，乾隆五十八年四月辛巳。

颇得乾隆的赏识。他与章嘉国师有师徒之谊，交往甚密，又参与过章嘉国师主持的《四体清文鉴》、《满文大藏经》的翻译和编纂工作，受到朝廷和佛教界人士的敬重。因此，他所记述的乾隆皇帝修习密法与灌顶的情况是可信的。而乾隆皇帝在修习密法与密灌顶时，“嘎布拉”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法器。鉴于此，宫内至今保留有多件嘎布拉法器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 清宫佛堂嘎布拉法器的来源

清宫佛堂供奉的嘎布拉法器主要来源于西藏进献和清宫造办处制造。

（一）西藏进献

清朝推崇藏传佛教，曾于宫苑内遍设佛堂。仅紫禁城中，就修建有雨花阁、梵宗楼、宝华殿、香云亭、中正殿、淡远楼、慧曜楼、梵华楼、佛日楼、宝相楼、吉云楼、咸若馆、慈荫楼等大小几十处佛堂。而在皇宫御苑中，还有小西天、佛香阁、梵香楼、众香楼等，可谓梵刹林立。每年在皇宫御苑佛堂，诵经作佛事之喇嘛将近三千人¹。众多佛堂的设立与频繁的法事，对于藏传佛教佛像、法器的供奉和使用产生极大需求。

雍正六年（1728年），在清廷制定的“年班制度”中规定，西藏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分两班隔年轮流派遣使者进京纳贡。乾隆十六年（1751年）又规定，达赖年班，正副贡使均归达赖喇嘛派遣。而这种年班进贡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

每年达赖喇嘛或班禅额尔德尼派遣使者进京纳贡时，均携带大量佛像、法器、供器等吉祥之物献于宫中。据《清朝文献通考》中记载：“（贡使）每年于十二月到京，所贡：哈达、藏佛、经卷、藏香、珊瑚、琥珀、数珠等物无定数；进贡之年，于次年正月初十日以内，以庆贺进丹书克，所贡：铜藏佛、经卷、银满达、银轮、银塔、银瓶、银七珍、八宝、八吉祥、银杵、珊瑚、数珠、藏香、红花等物亦无定数。所有办理藏务之胡图克图、公、扎萨克台吉等所进各贡，附于达赖喇嘛班内，贡物俱与达赖喇嘛同。”²而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以下简称《档案总汇》）中，对西藏等地所进嘎布拉法器的记录更为详细。例如：“乾隆二十一年十月（皮裁作），二十八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铃杵一分（随套，系达赖喇嘛呈进）、绿皮嘎布拉鼓一件（上嵌松石、碎珠子、金腰箍）；铃杵一分（随套，系章嘉胡图克图呈进）、画火焰嘎布拉鼓一件（上嵌珠子四颗、珊瑚珠五个）；铃杵一分（随套，系吉隆胡图克图呈进）、黄皮嘎布拉鼓一件（嵌不全）。传旨将嘎布拉鼓各照铃杵套一样配套。其绿皮鼓飘带不要穗子，上安珊瑚珠二个，中间安青金珠二个，下安珊瑚珠三个钦此。”³“乾隆三十八年二月金玉作：初六日库掌四德五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阴阳二合嘎布拉鼓一件，金镶松石腰箍、松石结子、绣飘带一条，随珠子十八颗，红宝石坠角三个，蓝宝石坠角二个。嘎布拉鼓一件，第母胡土克图进，随金镶松石腰箍、蜜蜡结子、五色厄勒忒绦子。嘎布拉鼓一件，随流云龕、金镶

¹ 参见王家鹏：《噶布拉法器与乾隆皇帝的藏传佛教信仰》，《故宫博物院八十年华诞暨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72页，紫禁城出版社。

² 《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八。

³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2册，第38页。



图一：1 五世达赖进金嵌松石珊瑚曼达



图一：2 五世达赖进金嵌松石珊瑚曼达白绫签



图二 六世班禅进贡右旋白螺



图三：1 六世班禅进嘎布拉鼓



图三：2 六世班禅进嘎布拉鼓白绫签

松石腰箍。嘎布拉鼓一件，章嘉胡土克图进，随金镶松石腰箍、蜜蜡结子、红绿片金飘带二条、缎飘带三条。黑漆嘎布拉鼓一件，佛堂撤下，随金镶松石腰箍、珊瑚结子、厄勒忒缘子飘带”¹。

对西藏等地进贡的法器、供器，清宫大内总管、太监均作详细的账目登记。有些法器、供器还在皇帝的授意下，以白绫签或黄色纸条的形式书写题记，再将题记拴系在进贡的法器、供器上，以此记录进贡的时间、进贡人物、物品接收人以及贡品的名称、质地、重量等。例如：顺治九年五世达赖喇嘛进京，带来的“金嵌松石珊瑚曼达”〔图一：1、2〕、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禅进京所进的“右旋白螺”〔图二〕、“嘎布拉鼓”〔图三：1、2〕“嘎布拉念珠”〔图四〕以及章嘉呼图克图进贡的“嘎布拉鼓”〔图五：1、2〕等均有白绫签题记。而故宫收藏的其他文物，如“银满达”文物上，则系有黄纸条题记〔图六〕。

达赖、班禅、章嘉等著名活佛喇嘛，将珍贵的或是历辈活佛传承的法器、供器进贡到宫中，以表示对大皇帝的崇敬。而清代皇帝也以礼敬的态度相对待。对于每次进贡的珍贵法器，皇帝要亲自御览。他还结合法器、供器上的纹饰、装饰等事项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同时，传旨造办处对其加以改进、添加内里、盖、座和包装。例如：在《档案总汇》中记载：“传旨：将章嘉胡土克图呈进嘎布拉鼓上腰箍拆下，在阴阳二合嘎布拉鼓上换用，仍用原旧绣飘带。第母胡图克图呈进嘎布拉鼓上腰箍拆下，在流云龕嘎布拉鼓上换用。其阴阳二合嘎布拉鼓上换下腰箍，在第母胡图克图呈进嘎布拉鼓上换用；流云龕上换下腰箍，在章嘉胡土克图呈进嘎布拉

¹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6册，第295页。



图四 六世班禅进献的嘎布拉念珠



图五：1 章嘉进献的嘎布拉鼓



图五：2 章嘉进献嘎布拉鼓白绶签

鼓上拴（换）用。再所随赶珠圈俱小，另配放大赶珠圈，先呈样，得时并黑漆嘎布拉鼓一并呈览。钦此。奉旨：腰箍俱准选换。阴阳二合鼓上腰箍圈口小，照样接做一点。其五色缎飘带坠角宝盖云上，添配黄线面头穗，安珊瑚、催生石珠儿、五色勒忒绦子飘带一分。着做活计女人们照样打做七分。上下花饼俱要一样，坠角上穗子俱用回头穗。再章嘉胡土克图呈进嘎布拉鼓面上未画花纹，着照阴阳二合嘎布拉鼓面上花纹一样，往细里画，钦此。于本月十九日库长四德五德将流云龕内嘎布拉鼓一件，面上未画花纹，随阴阳二合画面嘎布拉鼓一件、第母

胡土克图呈进嘎布拉鼓一件，请示俱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阴阳二合嘎布拉鼓上花纹金色希（稀），再往密里画。流云龕上嘎布拉鼓面上花纹，再照阴阳二合鼓面上花纹一样，往细致里画，钦此。”¹

“乾隆二十五年油木作，十二月初九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嘎布拉鼓一件（随飘带，上安珊瑚珠一颗，阿嘉胡图克图进）、铜镀金铃杵一分（供倘）。传旨着照先做过鞞皮画金套一样配套盛装，钦此。于二十六年六月初九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寅著将嘎布拉鼓一件、铜镀金铃杵一分各配得鞞皮画金套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着章嘉胡土克图认看是阿嘉胡土克图进的不是，写四样字白绶签，钦此。”²

诸法器、供器上的纹饰与装饰，经过清宫造办处的细致改造与精心包装，使得这些佛教圣物“焕然一新”，更加彰显得庄严、神圣。



图六 达赖进银镀金满达

（二）清宫造办处制造

嘎布拉碗的制作，一般是依照地位极高的高僧、活佛生前遗愿，待其过世后取头骨制作而成。而嘎布拉鼓的制作，通常是以被杀或意外死亡人的头骨制作，外蒙薄皮。也有用两个童男或童女头盖骨相背黏合而

¹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6册，第296、297页。

²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5册，第84页。



图七 珐琅嘎布拉碗



图八：1 玉质嘎布拉鼓



图八：2 玉质嘎布拉鼓白绫签

成¹，经高僧认定后制作而成的，所以非常难得。为满足宫中佛堂法事之需，清宫造办处还会根据皇帝旨意，使用玉、象牙、珐琅以及紫檀木等材质制作嘎布拉法器。例如《档案总汇》记载：乾隆四十一年十月金玉作：“初五日库员外郎掌五德来说，太监如意交紫檀木嘎布拉鼓三件，上各随五色片金飘带，蜜蜡结子，五色缘子，腰箍嵌珊瑚花朵六块。象牙嘎布拉鼓一件，上并随五色缎飘带。锦缎腰箍上寔元珠三颗，俱中正殿。传旨将嘎布拉鼓四件俱照热河殊像寺嘎布拉鼓上腰箍宝盖一样，配腰箍、飘带，钦此。于十一月十四日员外郎四德来说，太监如意传旨将现配腰箍嘎布拉鼓送进呈览，钦此。随将紫檀木嘎布拉鼓三件、象牙嘎布拉鼓一件、换下腰箍四分，持进交太监如意呈览。奉旨紫檀嘎布拉鼓三件另配象牙胎股鞞皮，并象牙嘎布拉鼓一件，俱配银镀金腰箍，换下腰箍上嵌珠石认看呈览，钦此。”²

乾隆二十四年二月“初七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来说，太监胡世杰交汉玉嘎布拉碗一件（随铜座盖）、五色镶嵌铃杵一件，传旨将嘎布拉碗盖照座子花纹一样，往高里台撒，在照此大小配做铜镀金奔巴壶一件成一堂钦此。”³

乾隆二十七年闰五月“二十七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寅著来说太监胡世杰交白玉铃杵二分（随套）、青玉嘎布拉鼓二件（随套），上各随正珠二十五颗、蜜蜡珠一个，传旨：着配白绫签写四样字，钦此。”⁴

由清宫造办处制造的各种质地嘎布拉法器，至今保留下来的实物有：故宫收藏的画珐琅嘎布拉碗和收藏在台北故宫的玉质嘎布拉鼓〔图七〕、〔图八：1、2〕。以象牙、紫檀木制作的嘎布拉法器暂未见到实物保存。而玉质嘎布拉法器的制作，一般是由造办处交给苏州等地代为制作。

三 清宫佛堂嘎布拉法器的种类与形制

故宫现存以人骨制作的嘎布拉法器，共有十余件。其种类有：嘎布拉碗、嘎布拉鼓、嘎布拉念珠以及胫骨号等。

¹ [奥地利] 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著，谢继胜译：《西藏的神灵和鬼怪》第47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²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9册，第240页。

³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4册，第211页。

⁴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7册，第419页。

（一）嘎布拉碗

一般以地位极高的高僧、活佛头骨制作¹。常作供器或法器，是大悲与空性的象征。在密灌顶时，嘎布拉碗是必不可少的法器，它象征着以智慧之海注入受灌顶者之识田。当供器时，它又作为盛放供奉给怒相护法神饮食等供品的容器。

清代将嘎布拉碗划分为几个等级。据档案记载，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四日库掌四德五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嘎布拉碗二件，内薄些一件头等，厚些一件二等（僧格桑）。传旨俱配银里银盖座钦此。于初五日库掌四德五德将头等嘎布拉碗一件、二等嘎布拉碗一件，持给章嘉胡土克图认看得头等嘎布拉碗一件系女的可用，二等嘎布拉碗一件平常，不堪用随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头等嘎布拉碗一件仍配银里银座盖，其二等一件不必配座盖交中正殿钦此”。²

清代划分嘎布拉碗等级的标准是：由高僧大德认看，依据其来源、骨质纹路、骨质光洁度、骨质薄厚、骨质色泽来确定等级的。各项为优者最好。在档案中以女性头骨做嘎布拉碗，更视为珍贵。这在《塔尔寺志》记载中得到印证：“向阳大窗室中有至尊宗喀巴的生母辛萨阿却的颅盖骨，颅盖上有天然长出凸出的三字（喻、阿、吽）是极有加持光焰的旧珍物”³。另在《卫藏道场圣迹志》中，将“奇异”头骨也视为难得：“桑耶寺供奉有大堪布菩提萨埵的圆瓶形无缝天灵盖”⁴。按现代医学骨骼划分，故宫保存的嘎布拉碗头盖骨特征均为男性。其中，有一件头盖骨为“无缝天灵盖”，那么它是否就是《卫藏道场圣迹志》中所说的“桑耶寺供奉有大堪布菩提萨埵的圆瓶形无缝天灵盖”呢？有待进一步考证〔图九〕。



图九 无缝嘎布拉碗

根据皇帝旨意，造办处为头等嘎布拉碗配置金里、金盖座；二等嘎布拉碗配置银里、银盖座，还有等级低一些的嘎布拉碗配置铜里、铜盖座。配置盖座后的嘎布拉碗，在密宗佛堂供奉时显现更加突出。

（二）嘎布拉鼓

又称鼗鼓，藏语称作扎玛茹。它既是密宗修法时的乐器，也是灌顶等仪式中的重要法器。为印度早期湿婆神手持重要标识之一。嘎布拉鼓的制作是将两个头盖骨相背粘合成鼓腔、外蒙薄皮、皮面涂置颜色而成。“尤其是用八岁时死去的儿童头骨或是乱伦所生的儿童头骨做成的头骨鼓具有极强的魔力。”⁵

嘎布拉鼓外形大致相同，但鼓面常被涂以各种颜色，再用金彩绘制莲纹、摩羯纹等图案。其颜色、图案

¹ 乾隆年间，也曾用过被认为是极恶的金川土司人头骨制作嘎布拉碗，但此为特殊情况，并不多见。参见王家鹏：《嘎布拉法器与乾隆皇帝的藏传佛教信仰》，《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暨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

²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6册，第321页。

³ 色多·罗桑崔嘉措著，郭和卿译：《塔尔寺志》第240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⁴ 钦则旺布著，刘立干译注：《卫藏道场圣迹志》第8页，民族出版社，2000年。

⁵ [奥地利] 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著，谢继胜译：《西藏的神灵和鬼怪》第47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应该与密教修习不同法事有着直接关系。目前,由于缺少相关资料,暂时无法对照深入研究。

在嘎布拉鼓腔中间接合部,束以金属腰箍,起到加固、装饰作用。腰箍一侧带小环,可系五色彩缎飘带,另一侧系丝线制软锤。密教法师手握金属腰箍,左右摆动击打鼓面,发出声响。据说此鼓声可驱除恶魔。因此,嘎布拉鼓常用于密教驱鬼等仪式。

(三) 嘎布拉念珠

属于数珠的一种。按密教修行仪式¹,它是在密教“降伏”仪式中使用。因嘎布拉念珠的数量不同,所表征之含义也有所别。例如108颗象征断除108种烦恼。在档案中记载,嘎布拉念珠除以人骨制作外,还以象牙、兽骨等制作。

目前,北京故宫与台北故宫各收藏一串嘎布拉念珠,均为108颗。二者外形有所不同。我院的嘎布拉念珠呈圆形厚片状,每片念珠皆嵌有小粒银珠、珊瑚珠、松石珠。根据《陈设档》记载,这串嘎布拉念珠原收藏在内宫梵华楼(六品佛楼)内,以备修习调伏密法之用。而台北故宫收藏的嘎布拉念珠呈圆柱状,每粒嵌有金珠、银镏丝等装饰。根据包装盒盖上的白绫签与黄纸签原文记录得知:该嘎布拉念珠是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班禅额尔德尼在宁寿宫念经时,呈进给乾隆皇帝的,后来一直在养性殿西暖阁佛楼上供奉。



图一〇 持胫骨号的婆罗门尊者

(四) 胫骨号

即腿骨号,也称刚洞、康令。它既是密宗法会中的乐器,也是密教常用法器之一。它是以人大腿骨制作而成²。据说吹之可发出柔和与凄冷之声。其声既可以取悦、召唤天神、抵御冰雹;也可以驯服或驱除鬼神。凡持有胫骨号者也象征着对三界的控制。在梵华楼下,绘画的唐卡密教神“婆罗门尊者”手中就持有胫骨号〔图一〇〕。

据故宫保存的胫骨号看,胫骨一端镶铜嘴,外套喇叭形铜套,铜套镀金且装饰龙纹。胫骨可在铜套内拉伸,使号角延长。而胫骨上通体还缠绕黑色丝线,佛教认为黑色可除却或遮挡住其他颜色,其意与调伏、息灾相应。由此推断,此胫骨号应在调伏或息灾密法仪式中使用,吹号声凄冷,以其声喻驯服鬼神。

四 嘎布拉法器在清宫佛堂中的供奉

乾隆帝在章嘉国师的指导下,于宫中建立了众多的密宗佛堂,特别是“六品佛楼”。所谓六品,即藏传

1 密教修法中有息灾、增益、降伏、敬爱四种修法。

2 据说以少女左大腿骨或是少男右大腿骨制作胫骨号最为灵验。参见罗伯特·比尔著,向红笈译:《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第117页及诺布旺典著:《唐卡中的法器》第96页。

佛教格鲁派针对修行者不同根机即灵性、悟性，将密宗修行内容根据程度的深浅、成就的大小分为四个层次，即下品根机者修事部密法，中品根机者修行部密法，上品根机者修瑜伽部密法，上上品根机者修无上瑜伽部密法。其中无上瑜伽部又分为父续和母续两部，加上大乘佛教即般若品，共为六品。六品佛楼即是按照此六品内容分别供奉相应的佛像、佛经、法器及佛塔的建筑¹。

六品佛楼是清宫佛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乾隆二十一年至四十七年间（1757～1783年）曾于宫廷内及各地先后修建了八座六品佛楼²，佛楼内供奉着成堂佛像和成套法器、佛经等。根据档案记载，在六品佛楼供奉的法器中，就包括有嘎布拉法器。详见表一。

表一 档案中普陀宗乘之庙、梵华楼、宝相楼三座“六品佛楼”法器供奉一览表³：

佛堂	普陀宗乘之庙	梵华楼	宝相楼
时间	乾隆三十三年	乾隆四十年	乾隆四十四年
第一间	般若品：铜镀金七珍八宝各一分。	五佛冠一顶、银七珍八宝各一分。	般若品箱一件，内应盛铜七珍一分，铜八宝一分。
第二间	无上阳体：嘎布拉碗一件、念珠一盘、铜镀金剑一把。（后传旨添加）嘎布拉碗一件、银镀金喀章嘎一件、铁镀金月斧一件。	无上阳体：方圆勾一件、勾子二件、叉子一件、三首杵一件、索子一件、绦子一根、月斧杵一件、令杵一件、骷髅棒一件、铃杵一件、银镀金杵一件、月斧一件、铁剑一件、铁骷髅数珠一盘、镀金杵一件。	无上阳体根本箱二件。内一箱应盛骷髅棒一件、铃杵一件、银杵一件、月斧杵一件、铁骷髅数珠一盘、铁剑一把、铜杵一件；一箱应盛：铜方元杵二件、三首杵一件、铁索子一件、青系绦一件、叉子一件、钩子一件、月斧一件、铃杵一件。
第三间	无上阴体：铜油杓二把、铜镀金杵一件、铜杵一件。（后传旨添加）铜油勾二把、弓、箭、铁镀金月斧一件、骷髅棒一件、骷髅头三尖杵一件、铜钟二件、铁镀金斧一把钩二件、骷髅头叉一件、铁骷髅头念珠一盘、铁索一条、青绦一条。	无上阴体：铁剑一把、三首喀章嘎一件、月斧杵一件、彩漆弓一张、箭五支。（后传旨添加）嘎布拉念珠一盘、银里嘎布拉碗一件。	无上阴体根本箱三件，内一箱应盛：铁剑一把、三首嘎章喀一件、嘎布拉数珠一盘、月斧杵一件、银里嘎布拉碗一件；二箱应盛：箭五支、弓一张。
第四间	瑜伽根本：银镀金杵二件（后二件改为十字金刚杵一件）、铜镀金轮一件。（后传旨添加）铜镀金花一件、七宝珠一件、铁杵一件。	瑜伽根本：镀金十字杵一件、嵌松石银轮一件、铁杵一件、铜镀金花一件、铜镀金三宝珠一件。（后传旨添加）斗篷一件、藏帽一顶、千佛衣一件、五衣一件、七衣一件、披衫一件、裙衣一件、坎肩一件、绣五色璎珞衣五件、金五佛冠一分。	瑜伽根本箱一件，内应盛铜十字杵一件、银轮一件、铜花一件、铜三宝珠一件、小铁杵一件。
第五间	德行根本：五佛冠一顶、蜜蜡念珠一盘、铜镀金杵一件、发巾一件、璎珞一件。（后传旨添加）铜镀金杵一件、铜镀金花一件。	德行根本：镀金花一件、铜镀金花一件、银杵一件随座。（后传旨添加）线法冠一件、蜜蜡数珠一盘。	德行根本箱一件，内应盛蜜蜡数珠一盘、铜花二件、银杵一件。
第六间	功行根本：铜杵一件、铜镀金奔巴瓶一件。（后传旨添加）铜镀金靶剑一把、伞一把、花一件。	功行根本：铜镀金伞一件、银镀金杵一件、铁剑一巴、银奔巴壶一件、铜镀金花一件。	功行根本箱一件，内应盛：铜伞一件、铜杵一件、铜花一件、铁剑一把、银奔巴壶一件；盛祖衣箱一件，内应盛：斗篷一件、藏帽一件、千佛衣一件、五衣一件、七衣一件、披衫一件、裙衣一件、坎肩一件。盛缙（纓）络衣箱一件，内盛五色象牙纓络衣一分。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1. 凡在密宗佛堂“六品佛楼”中，全部供奉有嘎布拉法器。2. 供奉的嘎布拉法器主要集中在无上瑜伽品中的父续、母续二部中。3. 密宗修行者只有修行到无上瑜伽阶段，才可以使用嘎布拉法器，或是进行秘密灌顶。

1 罗文华：《清宫六品佛楼模式的形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4期。

2 即慧曜楼、梵香楼、众香楼、宝相楼、普陀宗乘之庙、淡远楼、梵华楼、须弥福寿之庙。

3 此表是参照罗文华：《龙袍与袈裟》第262页、第264页、第267页中的“六品佛楼”法器档案列得，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图一一 梵华楼——持锤威罗瓦金刚



图一二 梵华楼——持嘎布拉喜金刚

在修习密法时，嘎布拉法器并不是单独使用，它常与钺刀、金刚铃、金刚杵等法器共同使用。例如：在《中国藏密宝典·藏密坛场通常礼仪及观诵密义》中记载，在坛场中按“严供”的供具布置，“若无上密法，则须备用天灵盖一具。天灵盖又名颅器。又须备制铃杵及手鼓一具，此为修藏密者不可少之法器。”¹在《吉祥上乐中围修证仪轨》修行时，陈设更为具体，要“复次于一静室悬挂帧像，排列二水、花、香、灯、涂、食、乐，善为设置颅器，盈甘露，凡所和之酒，疑为内供，及安血肉，所严施食三分，又置铃杵、曼怛辣等。但凡所需一切供物，复应广备酒肉等。”²

另外，由于密宗无上瑜伽品修行内容有很多，在修行不同密法时，“嘎布拉”等法器的供奉位置，也会根据修法内容有所变化。

五 藏传佛教诸神与嘎布拉法器

藏传佛教造像神祇众多，手中持有各式法器，这不仅彰显其法力广大，也是众神的重要标识。在众神中哪些神祇手中持有嘎布拉法器？或是与嘎布拉法器有关？本文根据故宫博物院梵华楼（六品佛楼）楼上共 786 尊金铜造像统计，手中持有嘎布拉法器的金铜佛像，主要集中在无上（瑜伽）阳体根本品、阴体根本品、功行根本品中。详见表二“梵华楼金铜佛造像手持嘎布拉法器一览表”中的：（1）无上阳体根本品中佛造像持嘎布拉法器统计表〔图一一〕。（2）无上阴体根本品中佛造像持嘎布拉法器统计表〔图一二〕。（3）瑜伽品、德行品、功行根本品三部中佛造像持嘎布拉法器统计表。

表二：梵华楼金铜佛造像手持嘎布拉法器一览表：

（1）无上阳体根本品中佛造像持嘎布拉法器统计表：

修行续品	佛名	主尊佛		明妃
		左手持	右手持	
无上阳体根本品	黑敌金刚佛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法轮、3莲花。	右1手持钺刀、2金刚杵、3法剑。	
	秘密文殊室利佛	金刚铃。	金刚杵。	左手持嘎布拉碗，右手持钺刀。
	威罗瓦金刚佛	左1手持嘎布拉碗（其余32手持物略）。	右1手持钺刀。	左手持嘎布拉碗，右手持钺刀。
	红威罗瓦金刚佛	左手持嘎布拉碗。	右手持骷髅棒。	左手持嘎布拉碗，右手持钺刀。

1 《中国藏密宝典》第1册，第169页，民族出版社，2001年。
2 《中国藏密宝典》第4册，第115页，《吉祥上乐中围修证仪轨》，民族出版社，2001年。

(续表二:1)

	大轮手持金刚佛	左手施无畏印。	右手施与愿印。	左手持嘎布拉碗, 右手持钺刀。
	使役狱母	左手持嘎布拉碗。	右手持钺刀。	
	时相狱母	左手持嘎布拉碗。	右手持钺刀。	
	持牙狱母	左手持嘎布拉碗。	右手持钺刀。	
	持棒狱母	左手持嘎布拉碗。	右手持钺刀。	
	持钩狱母	左手持嘎布拉碗。	右手持钺刀。	
	持绳狱母	左手持嘎布拉碗。	右手持钺刀。	
	持鐏狱母	左手持嘎布拉碗。	右手持钺刀。	
	降临狱母	左手持嘎布拉碗。	右手持钺刀。	
	吽威声金刚	左1手持金刚铃, 2手持嘎布拉碗, 3手持喀章嘎。	右1手持金刚杵, 2手持金刚钩, 3手持绢锁。	左手持金刚铃、嘎布拉碗、喀章嘎。 右手持金刚杵、金刚钩、绢锁。
	大轮手持金刚佛	左手施无畏印。	右手施与愿印。	左手持嘎布拉碗, 右手持钺刀。
	秘密成就文殊	左手持金刚铃。	右手持金刚杵。	左手持嘎布拉碗, 右手持钺刀。
	金刚风母	左手持嘎布拉碗。	右手持金刚交杵。	
	金刚水母	左手持嘎布拉碗。	右手持莲花。	
	金刚地母	左手持嘎布拉碗。	法轮。	
	金刚火母	左手持嘎布拉碗。	火焰宝珠。	
	持锤威罗瓦金刚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莲花、3手持摩尼宝珠。	右1手持钺刀、2手持期克印、3手持宝剑。	左手持嘎布拉碗、摩尼宝、施期克印。 右手持钺刀、金刚锤、宝剑。
	持棒威罗瓦金刚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莲花、3手持法轮。	右2手持钺刀、2手持金刚棒、3手持宝剑。	左手持嘎布拉碗、莲花、法轮。 右手持金刚杵、金刚棒、宝剑。
	大黑金刚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喀章嘎。	右1手持金刚叉、2手持金刚杵。	左手持嘎布拉碗、喀章嘎。 右手持金刚叉、金刚杵。
	施畏金刚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期克印。	右1手持宝剑、2手持金刚杵。	左手持嘎布拉碗、喀章嘎。 右手持宝剑、金刚杵。
	转轮顶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喀章嘎。	右1手持法轮、2手持金刚杵。	左手持嘎布拉碗、喀章嘎。 右手持法轮、金刚杵。
	金刚时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喀章嘎。	右1手持钺刀、2手持金刚杵。	左手持嘎布拉碗、(持物佚失)。 右手持钺刀、金刚杵。
	金刚潭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金刚棒。	右1手持十字金刚杵、2手持金刚杵。	左手持嘎布拉碗、金刚棒。 右手持金刚杵、宝剑。
	金刚棒	左手持嘎布拉碗、金刚棒。	右手持金刚锤、金刚杵。	左手持嘎布拉碗、金刚棒。 右手持十字金刚锤、金刚杵。
	金刚顶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金刚棒。	右1手持莲花、2手持金刚杵。	左手持嘎布拉碗、金刚棒。 右手持莲花、金刚杵。
	金刚日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金刚棒。	右1手持宝剑、2手持金刚杵。	左手持嘎布拉碗、金刚棒。 右手持宝剑、金刚杵。
	金刚药叉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金刚棒。	右1手持金刚钩、2手持金刚杵。	左手持嘎布拉碗、金刚棒。 右手持金刚钩、金刚杵。
	威罗瓦金刚佛	左1手持嘎布拉碗(其余32手持物略)。	右1手持钺刀。	左手持嘎布拉碗, 右手持钺刀。
	宏光威罗瓦金刚	左手持嘎布拉碗。	右手持骷髅杖。	左手持嘎布拉碗, 右手持钺刀。
	一勇威罗瓦金刚	左手持嘎布拉碗。	右手持钺刀。	
	黑敌威罗瓦金刚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法轮、3手持莲花。	右1手持钺刀、2手持金刚杵、3手持宝剑。	
	高哩佛母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摩尼宝、3手持莲花。	右1手持钺刀、2手持宝剑、3手持法轮。	左手持嘎布拉碗、摩尼宝、莲花。 右手持钺刀、宝剑、法轮。
	喇嘛喇底佛母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摩尼宝、3手持法轮。	右1手持钺刀、2手持莲花、3手持宝剑。	左手持嘎布拉碗、摩尼宝、法轮。 右手持金刚杵、莲花、宝剑。

(续表二:1)

	幹喇希佛母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摩尼宝、3手持莲花。	右1手持钺刀、2手持法轮、3手持宝剑。	左手持嘎布拉碗、摩尼宝、莲花。右手持钺刀、法轮、宝剑。
	贪威罗瓦金刚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摩尼宝、3手持法轮。	右1手持钺刀、2手持莲花、3手持宝剑。	左手持嘎布拉碗、摩尼宝、法轮。右手持钺刀、莲花、宝剑。
	痴威罗瓦金刚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摩尼宝、3手持莲花。	右1手持钺刀、2手持法轮、3手持宝剑。	左手持嘎布拉碗、摩尼宝、莲花。右手持钺刀、法轮、宝剑。
	悋威罗瓦金刚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法轮、3手持莲花。	右1手持钺刀、2手持摩尼宝、3手持宝剑。	左手持嘎布拉碗、法轮、莲花。右手持钺刀、摩尼宝、宝剑。
	喱呀资噶佛母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法轮、3手持莲花。	右1手持钺刀、2手持金刚杵、3手持宝剑。	左手持嘎布拉碗、法轮、莲花。右手持钺刀、金刚杵、宝剑。
	嫉威罗瓦金刚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摩尼宝、3手持莲花。	右1手持钺刀、2手持宝剑、3手持法轮。	左手持嘎布拉碗、摩尼宝、莲花。右手持钺刀、宝剑、法轮。
	持剑威罗瓦金刚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摩尼宝、3手持莲花。	右1手持钺刀、2手持宝剑、3手持法轮。	左手持嘎布拉碗、摩尼宝、莲花。右手持钺刀、宝剑、法轮。
	持莲花威罗瓦金刚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摩尼宝、3手持法轮。	右1手持钺刀、2手持莲花、3手持宝剑。	左手持嘎布拉碗、摩尼宝、法轮。右手持钺刀、莲花、宝剑。
	能胜魔障金刚	左1手施期克印、2手持金刚叉。	右1手施期克印、2手持金刚杵。	左手持嘎布拉碗、右手持钺刀。
	烈声金刚	左1手施期克印、2手持蛇。	右1手施期克印、2手持金刚杵。	左手持嘎布拉碗、右手持金刚杵。
	甘露潭金刚	左1手施期克印、2手持两头尖宝剑。	右1手施期克印、2手持金刚杵。	左手持嘎布拉碗、右手持法轮。
	威光金刚	左1手施期克印、2手持金刚杖。	右1手持金刚锤、2手持金刚杵。	左手持嘎布拉碗、右手持钺刀。
	此部持嘎布拉法器主尊共49尊:佛、金刚33尊、佛母16尊。另外,明妃持有者34尊。			

(2) 无上阴体根本品中佛造像持嘎布拉法器统计表:

修行续品	主尊佛			明妃
	佛名	左手持	右手持	
无上阴体根本品	瑜伽虚空佛	左1手持金刚铃、2手持弓、3手持嘎布拉碗。	右1手持金刚杵、2手持法印、3手持箭。	左手持嘎布拉碗、右手持骷髅杖(佚失)。
	佛陀嘎布拉佛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喀章嘎。	右1手持钺刀、2手持嘎布拉鼓。	左手持嘎布拉碗、右手持钺刀。
	持兵器喜金刚佛	左1手持金刚铃、2手持莲花、3手持弓、4手持喀章嘎、5手持嘎布拉碗、6手持施期克印、7手持喀章嘎、8手持绢索。	右1手持金刚杵、2手持宝剑、3手持箭、4手持法轮、5手持嘎布拉碗、6手持颅棒、7手持金刚叉、8手持金刚杵。	左手持嘎布拉碗、右手持钺刀。
	白上乐王佛	左手持宝瓶。	右手持宝瓶。	双手各持嘎布拉碗。
	上乐王佛	左1手持金刚铃、2手持喀章嘎、3手握象皮、4手持嘎布拉碗、5手持绢索、6手持梵天头。	右1手持金刚杵、2手持嘎布拉鼓、3手握象皮、4手持金刚杵、5手持钺刀、6手持金刚叉。	左手持嘎布拉碗、右手持钺刀。
	持嘎布拉喜金刚佛	左八臂各持嘎布拉碗。	右八臂各持嘎布拉碗。	左手持嘎布拉碗、右手持钺刀。
	大幻金刚佛	左1手持喀章嘎(佚失)、2手持弓。	右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箭(佚失)。	左手持喀章嘎(佚失)、弓。右手持嘎布拉碗、箭。
	时轮王佛	左1手持金刚铃、2手持兽面盾牌、3手持喀章嘎、4手持嘎布拉碗、5手持弓、6手持绢索、7手持摩尼宝、8手持莲花、9手持海螺、10手持宝珠、11手持金刚锁、12手持梵天头。	右1手持金刚杵、2手持火焰宝剑、3手持金刚叉、4手持钺刀、5手持三支箭、6手持金刚钩、7手持嘎布拉鼓、8手持金刚锤、9手持法轮、10手持枪、11手持针、12手持金刚杵。	左手持嘎布拉碗、绢索、莲花、摩尼宝,右手持钺刀、金刚钩、嘎布拉鼓、念珠。
	佛海观世音佛	左手持莲花。	右手持念珠。	左手持嘎布拉碗、右手持嘎布拉鼓。

(续表二:2)

	莲花吒嚧佛母	左八手各持嘎布拉碗。	右八手各持嘎布拉碗。	左手持嘎布拉碗、右手持钺刀。
	宝贝吒嚧	左八手各持嘎布拉碗。	右八手各持嘎布拉碗。	左手持嘎布拉碗、右手持钺刀。
	隆寓天	左手持发光宝珠。	右手持嘎布拉碗。	
	白上乐王	左手持宝瓶。	右手持宝瓶。	双手各持嘎布拉碗。
	上乐王佛	左1手持金刚铃、2手持喀章嘎、3手握象皮、4手持嘎布拉碗、5手持绢索、6手提梵天头。	右1手持金刚杵、2手持嘎布拉鼓、3手握象皮、4手持金刚斧、5手持钺刀、6手持金刚叉。	左手持嘎布拉碗、右手持钺刀。
	五佛上乐王佛	左1手持金刚铃、2手持喀章嘎、3手握象皮、4手持嘎布拉碗、5手持绢索、6手提梵天头。	右1手持金刚杵、2手持嘎布拉鼓、3手握象皮、4手持金刚斧、5手持钺刀、6手施期克印。	左手持嘎布拉碗、右手持钺刀。
	本生上乐王佛	左手持金刚铃。	右手持钺刀。	左手持嘎布拉碗、右手持钺刀。
	金刚亥母	左手持嘎布拉碗、臂弯夹喀章嘎。	右手持金刚杵。	
	金刚岳机佛母	左手持嘎布拉碗、肩扛喀章嘎连金刚锤。	右手持钺刀。	
	那罗吒机尼佛母	左手持嘎布拉碗、臂弯夹喀章嘎。	右手持钺刀。	
	金刚吒嚧佛	左九臂各持嘎布拉碗。	右九臂各持嘎布拉碗。	左手持嘎布拉碗、右手持钺刀。
	嘎噌(嚧)底上乐王佛	左1手持金刚铃、2手持象皮、3手施期克印、4手持喀章嘎、5手持枪、6手持梵天头。	右1手持金刚杵、2手持象皮、3手持嘎布拉鼓、4手持金刚钩、5手持金刚杵、6手持钺刀。	左手持嘎布拉碗、右手持钺刀。
	底提喀札母	左手托摩尼宝。	右手持嘎布拉鼓。	
	补达托(吒)嚧佛	左八臂各持嘎布拉碗。	右八臂各持嘎布拉碗。	左手持嘎布拉碗、右手持钺刀。
	金刚声佛母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法轮。	右1手持海螺、2手持孔雀羽。	
	金刚地佛母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金刚铃。	右1手持金刚杵、2手持莲花。	
	吒机尼佛母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钺刀。	右1手持圆镜、2手持莲花。	
	金刚柔善佛母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喀章嘎。	右1手持幡、2手持线绳。	
	金刚欲佛母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金刚铃。	右1手持金刚杵、2手持宝剑。	
	金刚色相佛母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绢索。	右1手金刚棒、2手持金刚杵。	
	金刚忿怒佛母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弓。	右1手金刚钩、2手持箭。	
	嘎斯麻哩佛母	左手持嘎布拉碗。	右手持蛇。	
	伯答哩佛母	左手持嘎布拉碗。	右手持龟。	
	离实天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盾牌。	右1手持宝剑、2手持钺刀。	
	瑜伽虚空佛	左手持金刚铃。	右手持金刚杵。	左手持嘎布拉碗、右手持骷髅仗。
	佛陀嘎布拉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喀章嘎。	右1手持钺刀、2手持嘎布拉鼓。	左手持嘎布拉碗、右手持钺刀。
	大幻金刚	左1手持弓2手持喀章嘎。	右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箭。	左手持弓、喀章嘎、右手持嘎布拉碗、箭。
	持兵器喜金刚	左1手持金刚铃、2手持嘎布拉碗、3手持喀章嘎、4手持弓、5手持莲花、6手持火焰宝珠、7手持梵天头、8手持绢索。	右1手持金刚杵、2手持金刚叉、3手持法轮、4手持箭、5手持宝剑、6手持嘎布拉碗、7手持金刚棒、8手持金刚钩。	左手持嘎布拉碗、右手持钺刀。
	持嘎布拉喜金刚	左八臂各持嘎布拉碗。	右八臂各持嘎布拉碗。	左手持嘎布拉碗、右手持钺刀。

(续表二:2)

	时轮王佛	左1手持金刚铃、2手持兽面盾牌、3手持喀章嘎、4手持嘎布拉碗、5手持弓、6手施期克印、7手持摩尼宝、8手持莲花、9手持海螺、10手持宝镜、11手持念珠、12手持梵天头。	右1手持金刚杵、2手持火焰宝剑、3手持金刚叉、4手持金刚杵、5手持三支箭、6手持金刚钩、7手持嘎布拉鼓、8手持金刚锤、9手持枪、10手持法轮、11手持棒、12手持金刚斧。	左手持嘎布拉碗、绢索、莲花、摩尼宝, 右手持钺刀、金刚钩、嘎布拉鼓、念珠。
	必呀干巴	左手持嘎布拉碗。	右手举日月。	
	都拉天	左手腿后施说法印。	右手持嘎布拉鼓。	
	大黑天	左手持嘎布拉碗。	右手持金刚叉。	
	佛海观世音	左手持莲花。	右手持念珠。	左手持嘎布拉碗、右手持嘎布拉鼓。
	因达喇吒机 尼佛母	左手持嘎布拉碗、 臂弯夹喀章嘎。	右手持钺刀。	
	造哩佛母	左手托猪。	右手持嘎布鼓。	
	狮面佛母	左手持嘎布拉碗、 臂弯夹喀章嘎。	右手持钺刀。	
	诸品吒噶佛	左八臂各持嘎布拉碗。	右八臂各持嘎布拉碗。	左手持嘎布拉碗、 右手持钺刀。
	此部持嘎布拉法器主尊共47尊: 佛、金刚30尊、佛母17尊。另外, 明妃持有者26尊。			

(3) 瑜伽品、德行品、功行根本品三部中佛造像持嘎布拉法器统计表¹:

修行续品	佛名	主尊佛		明妃
		左手持	左手持	
瑜伽根本品	火焰光佛	左手持嘎布拉碗。	右手持金刚杵。	
德行根本品	乐自在天	左手持金刚叉。	右手持嘎布拉鼓。	
	大自在天	左手持嘎布拉碗。	右手持钺刀。	
	匝门支天母	左手持嘎布拉碗。	右手施无畏印。	
功行根本品	黑布禄金刚	左手持吐宝鼠。	右手持嘎布拉碗。	
	金刚羯佛母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绢索、3手持弓。	右1手持金刚杵、 2手持锁链、3手持箭。	
	四臂不动金刚	左1手持绢索、2手持嘎布拉碗。	右1手持金刚杵、2手持宝剑。	
	红妙音佛母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法轮、3手持桃。	右1手持钺刀、2手持莲花、 3手持宝剑。	
	成就一切救度佛母	左1手持绢索、2手持嘎布拉碗、3手持弓、 4手施期克印、5手持金刚铃、6手持绢索、 7手提梵天头、8手持宝瓶。	右1手持宝剑、2手持莲花、3手持箭、 4手持捣杵、5手施期克印、6手持骷 髅杖、7手持钺刀、8手施期克印。	
	密咒随持佛母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金刚斧。	右1手持钺刀、2手施与愿印。	
	六臂妙音佛母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法轮、 3手持摩尼宝。	右1手持钺刀、2手持莲花、 3手持宝剑。	
	二臂一髻佛母	左手持嘎布拉碗。	右手持钺刀。	
	四臂如意轮 救度佛母	左1手持嘎布拉碗、2手持施无畏印。	右1手持钺刀、2手持宝剑。	
	黑五面十二臂 观世音菩萨	左1手持弓、2手持箭、3手持嘎布拉碗、 4手持莲花、5手持摩尼宝、6手持法轮。	右1手持念珠、2手持嘎布拉鼓、 3手持金刚叉、4手持法钩、 5手持绢索、6手持金刚杵。	

¹ 此表根据《梵华楼》制作, 紫禁城出版社, 2009年。

(续表二:3)

	青頂(項)自在觀世音菩薩	雙手捧嘎布拉碗。		
	三部持嘎布拉法器主尊共15尊: 瑜伽品1尊、德行品3尊(內含佛母1尊)、功行品11尊(內含佛母7尊)。另外, 三部均沒有明妃持有者。			

通过对梵华楼中持嘎布拉法器诸神的统计, 反映出以下信息: 1. 所有大乘般若部造像不持嘎布拉法器。2. 按密宗无上瑜伽品父续、母续二部金铜造像统计, 二部共有佛像 262 尊, 持嘎布拉法器者为 96 尊, 所占比例约 36.6%, 平均不到三尊即有一尊佛像持有嘎布拉法器。再次说明“嘎布拉”是无上瑜伽品众神手中非常重要的法器。3. 大多数持嘎布拉法器神祇以左手持嘎布拉碗、右手持钺刀对应相配, 以此象征智慧与方法结合; 以左手持喀章嘎、右手持嘎布拉鼓对应相配, 以此象征佛法与纯洁。

六 结束语

本文对清宮佛堂嘎布拉法器的来源、形制、加工、佛堂供奉等问题作了上述论证, 结论如下: 1. 嘎布拉法器有着久远的传承和深邃的宗教含义。当它传播至西藏后, 经与本地宗教、习俗融合, 成为藏传佛教密宗的重要法器。2. 随着藏传佛教的广泛传播, “嘎布拉”作为重要的法器和礼物进献到宫廷, 受到历朝统治者的礼敬和重视。如清代乾隆皇帝, 对于进献的嘎布拉法器, 他不仅要亲自观览, 还就嘎布拉法器的纹饰、装饰、包装、供奉等提出意见, 并斥巨资修建与密法相应的佛堂, 添置与密法相应的佛像, 配置与密法相应的成套法器。乾隆皇帝为更深一步了解嘎布拉碗的起源、流传经过, 他亲自对其进行考证, 撰写御制文¹。这些充分反映了乾隆对藏传佛教密宗及嘎布拉法器的浓厚兴趣和重视程度。也反映了藏传佛教密宗及其法器对清代宫廷的深入影响。3. 乾隆时期藏传佛教的发展达到高峰, 致使佛像、嘎布拉法器等均得到发展。4. 通过对嘎布拉法器的研究, 使我们认识到嘎布拉法器在密宗佛堂中所供奉的位置、密法修习时的配套陈设, 以及密宗诸佛像持有嘎布拉法器者的情况。这些均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藏传佛教密宗其他法器提供了良好的帮助和借鉴。

[作者单位: 故宫博物院宫廷部]
(责任编辑: 赵中男)

¹ 因乾隆皇帝兴致所在, 曾先后三次为嘎布拉碗作考、撰写御制文, 均收录在《御制文三集》中卷十六。具体包括: 《呢玛宁波噶布拉赞》、《古噶布拉供碗赞》、《古德噶布拉赞》。